

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侦探推理系列

The Hollow

空谷幽魂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黄昱宁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
侦探推理系列

The Hollow

空谷幽魂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黄昱宁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6-5762

Agatha Christie
THE HOLLOW

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1 版译出

Copyright © 2001 Agatha Christie Limited, a Chorion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谷幽魂/(英)克里斯蒂著;黄昱宁译.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6

ISBN 7-02-005827-2

I. 空… II. ①克…②黄… III. 侦探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06135 号

责任编辑:刘开华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空谷幽魂

Kong Gu You Hun

[英]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黄昱宁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05 千字 开本 850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0.875 插页 1

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20000

ISBN 7-02-005827-2

定价 23.00 元

出版说明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。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,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,销售量亦逾10亿册。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,19部剧本,以及6部以玛丽·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。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。

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、最受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,和以女性直觉、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,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“侦探推理小说”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,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。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·波洛,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。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经过数次退稿后,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·黑德出版公司出版。

之后,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,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。1926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《罗杰疑案》(又译作《罗杰·艾克罗伊德谋杀案》)。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,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

作关系,并一直持续了50年,共出版70余部著作。《罗杰疑案》也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,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。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《捕鼠器》被搬上舞台,此后连续上演,时间之长久,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。

1971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。1976年,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。此后,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,其中包括畅销小说《沉睡的谋杀案》(又译《神秘的别墅》、《死灰复燃》)。之后,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《马普尔小姐探案》、《神秘的第三者》、《灯光依旧》相继出版。1998年,她的剧本《黑咖啡》被查尔斯·奥斯本改编为小说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,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,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。鉴于这种状况,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,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,其一:收录相对完整,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;其二:根据时代的发展,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,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。愿我们的这些努力,能使这套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6年5月

谨以此书献给拉里和达纳埃
我将他们的游泳池用作案发现场。在此聊
表歉意

第一章

礼拜五早晨六点十三分，露茜·安格卡特尔睁开蓝色的大眼睛，迎来新的一天。跟往常一样，她一下子就醒透了，活跃得叫人难以置信的脑瓜里蹦出一串问题，她立刻就琢磨起来。她迫不及待地想找人商量商量、叙谈叙谈，便挑中了昨晚刚抵达“幽谷庄园”的小表妹米琪·哈德卡斯尔。于是，安格卡特尔夫人飞快地溜下床，在线条依然优美的肩头搭上一件睡袍，穿过走廊钻进米琪的房间。像安格卡特尔夫人这样的女人脑筋总是转得飞快，少不得要自己盘算盘算话该怎么讲，凭着她丰富的想象力，连米琪可能怎么应答都想好了。

安格卡特尔夫人一把推开米琪的房门时，心里跟她聊得正欢。

“那么，亲爱的，你肯定同意啦，这个周末有的麻烦了！”

“哦？哇！”米琪含糊不清地嘟囔着，猛地从酣眠美梦中醒过来。

安格卡特尔夫人穿过房间走到窗前，三下两下打开百叶窗，卷起帘子，任九月里恬淡的曙光透进来。

“小鸟儿！”她舒心地透过窗格向外面望去，“真讨人喜欢。”

“什么?”

“哦,不管怎么说,天气不会出乱子。看起来像是要放晴了。这好歹是个安慰。否则一大帮子相处不好的人物非得关在屋子里,事情一定会雪上加霜,这点你肯定会同意我的看法。没准就得玩轮回纸牌游戏^①,闹得跟去年一样,那次我对可怜的格尔达的所作所为,我永远也没法原谅自己。后来我对亨利说,我当时考虑得很不周全——请她当然是万不得已,因为假如只请约翰而不叫上她,那该多不礼貌啊,但这么做确实招来了麻烦——最糟糕的是,她是那么可爱——有时候也真够古怪的,凡是跟格尔达一样可爱的人,身上都找不到一丁点儿聪明才智。如果这就是他们所谓的“有得必有失”法则,那么我觉得这样压根儿就不公平。”

“你在说些什么呀,露茜?”

“本周末,亲爱的。那些明天就要来的人。我一个晚上都在琢磨,真是烦透了。跟你商量商量,我就能轻松一点。米琪。你向来是那么一个既明理又实在的人。”

“露茜,”米琪凶巴巴地说,“你知道现在几点吗?”

“说不准,亲爱的。你知道,这个我从来都弄不清的。”

“现在是六点一刻。”

“哦,天哪,”安格卡特尔夫人说,没露出一点后悔的

^① 这种游戏由四人或四人以上,但互不结伴。

样子。

米琪狠很地盯着她。露茜真是个能把人逼疯、叫人恼火的家伙！说真的，米琪寻思，我不明白我们怎么受得了她！

然而，尽管心里这么暗自嘀咕，答案她还是心知肚明的。此刻，当米琪看着露茜·安格卡特尔夫人微笑时，她感觉得到露茜毕生都驾驭自如的那种超凡脱俗、无孔不入的魅力，即使眼下已年逾六旬，魅力依然不减当年。正因为如此，普天之下，什么异域权贵、侍从武将、政府官员，都能忍下种种不便、烦恼和困扰。她的所作所为如同孩子般兴致盎然，这份兴致让人们的非议丢盔卸甲、无功而返。露茜只消睁大她那双蓝色的大眼睛，摊开纤弱的双手，喃喃地说上一句：“哦！我真抱歉……”，怨言旋即烟消云散。

“亲爱的，”安格卡特尔夫人说，“我真的很抱歉。你应该早跟我讲的！”

“我这不就在跟你讲嘛——可是太晚啦！我已经彻底醒啦。”

“真不好意思！可是你愿意帮我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就是关于这个周末的事？怎么了？出什么岔子了？”

安格卡特尔夫人在床边坐下来。米琪想，这可跟别的什么人坐在你床边不一样。这情形如梦似幻，好比片刻之间，某位仙女仪态万方地驾临床前。

安格卡特尔夫人以一种既可爱又无助的姿势，摊开

了她那翩然挥舞着的雪白的双手^①。

“不搭调的人统统要来——不搭调的人凑合到一块儿,我是说——并不是他们本人有问题。其实他们个个都招人喜欢。”

“谁要来啊?”

米琪抬起结结实实、暗褐肤色的胳膊,把又粗又浓的黑头发从方方阔阔的额前撩开。她身上可没有什么如梦似幻的仙女气质。

“哦,约翰和格尔达。这事儿本身也没什么要紧。我是说,约翰是个可爱的家伙——魅力十足。至于可怜的格尔达嘛——呃,我的意思是,我们大伙都得和气点。非常非常和气才行。”

出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替别人辩护的本能,米琪说:

“哦,行了,她不至于糟到那种地步。”

“哦,亲爱的,她这人可怜兮兮的。那双眼睛。别人说的话,她好像总是一个字儿都弄不清楚。”

“她是弄不清,”米琪说,“弄不清你在说什么——但我觉得不该怪她。露茜,你的脑筋转得那么快,为了跟上思维的节奏,你跟人说话总是拼命跳跃,跨度惊人。那些互相关联的前因后果都给省掉了。”

^① 原文是 *fluttering white hands*, *flutter* 一般多用于形容鸟儿鼓翼而飞,此处暗接前文“仙女”的形容姿态可谓天衣无缝,译文虽力图贴近,仍难以完全传达其妙处。

“就跟一只猴子似的，”安格卡特尔夫人神色茫然地说。

“除了克里斯图夫妇以外，还有谁要来？我猜，有汉丽塔吧？”

安格卡特尔夫人立时满脸放光。

“没错——我真的觉得她可以充当一座‘坚实宝塔’^①。她向来如此。你是知道的，汉丽塔确实很善良——自始至终都很善良，不光流于表面。她会给可怜的格尔达帮上好多忙的。去年她表现得简直太棒了。那回我们玩五行打油诗，要不就是拼词游戏，要么是名言接龙^②——反正诸如此类吧，等我们都做完了念出来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可怜的格尔达竟然还没开始。她连这些游戏到底是怎么回事都搞不明白。真是糟透了，不是吗，米琪？”

“人们干吗要到安格卡特尔家来呀，我搞不懂。”米琪说，“就为了那些智力游戏、轮回牌戏，还有你讲话时这副稀奇古怪的腔调吗，露茜？”

“哦，亲爱的，我们肯定挺让人恼火的——对于可怜

① 原文 a tower of strength, 联系上下文, 这里的意思接近于中文里说的“定海神针”。

② 玩法大致如下: 同一句名言成语, 拆成若干单词, 分两组人, 每人背后都贴上一个单词, 只能读出前一个人背后的单词, 然后打乱单词排列的顺序。互相不能交谈, 只能通过行动排列, 最先排对次序的那一组获胜。从规则看, 这个游戏需要玩家有很高的文化素养。

的格尔达来说,这事儿准是可恶透顶。我常想,当时但凡她有点气性,就会扬长而去——然而,当时就是那样,可怜的妙人儿,看上去大惑不解,而且——呃——窘迫不堪,你是知道的。而约翰很不耐烦。我简直想不出怎么才能挽回局面了——就在那时,我真是对汉丽塔不胜感激。她转过身来对着格尔达,问她身上穿的套头毛衣如何如何——那褪色的葛苳绿的玩意其实很糟糕——太掉价啦,像是在旧货拍卖时弄来的,亲爱的——格尔达立刻容光焕发,看来就是她自己织的,汉丽塔问她花样的时候,格尔达看上去那么开心那么骄傲。我说到汉丽塔就是这个意思。她总能做出这样的事。这可是一种本领。”

“她尽心尽力,”米琪慢悠悠地说。

“是啊,而且她知道该说些什么。”

“哦,”米琪说,“可不光是说说而已啊。你知道吗?露茜,汉丽塔的确织了一件那样的套头毛衣!”

“哦,我的天哪,”安格卡特尔夫人严肃起来,“穿了
吗?”

“穿了。汉丽塔什么事情都会做到底。”

“很难看吗?”

“不。穿在汉丽塔身上很可爱。”

“喔,当然会这样。汉丽塔和格尔达就这点不一样。汉丽塔每件事都做得那么漂亮,到头来总是那么对路。她几乎样样精通,似乎样样都是她的特长。我敢断言,米琪,如果说有人能帮我们捱过这个周末的话,那个人一定是汉丽塔。她会对格尔达和和气气,逗得亨利开开心

心,还会让约翰一直心平气和,而且我肯定她会对大卫很有用。”

“大卫·安格卡特尔?”

“是啊。他刚从牛津回来——也可能是剑桥。这种年纪的男孩子很难对付——尤其是那些个学识渊博的。大卫的学识就很渊博。人们一般指望他们能等到再年长些的时候,方才如此渊博。事实上,他们总是一边对着别人怒目而视,一边咬自己的指甲,看上去满脸粉刺,有时候还长着喉结。他们要么一言不发,要么大吵大嚷,喜欢跟人斗嘴皮子。不过,我还是这句话,我把希望寄托在汉丽塔身上。她足智多谋,总是能问到点子上,而且她还是那个女雕塑家,他们都尊敬她,何况她又不是只鼓捣一点小动物呀小孩头像什么的,人家做的都是高档品,好比去年她在新艺术家展览馆里展出的古怪玩意儿,用金属和石膏做的那个。那东西看上去更像是希思·罗宾孙^①画的活梯。名字叫《上升的思想》——反正诸如此类吧。像大卫那样的小伙子,就是会对这种玩意印象深……我自己嘛,觉得它傻不拉几的。”

“亲爱的露茜!”

“不过汉丽塔的某些作品,我觉得还算蛮可爱的。比如那座叫《岑木垂枝》的。”

“我想,汉丽塔是有一点儿真正的天分。而且她既招

^① 希思·鲁宾孙(1872-1944),英国画家,与其家族中许多其他成员一样,以为出版物创作插图见长。

人喜欢,又可人心意。”米琪说。

安格卡特尔夫人站起身来,移步来到窗前。她心不在焉地玩起了窗帘拉绳。

“奇怪,为什么会是橡果呢?”她喃喃地说。

“橡果?”

“系在窗帘拉绳上的。就好像门上的风梨^①。我是说,凡事总得有个理由吧。也可以随便弄个冷杉球果或者梨子嘛,可是绳子上向来就是橡果。在填字游戏中,人们管这个叫“橡实”——你知道,就是喂猪用的。真够奇怪的,我总是这么想。”

“别扯远了,露茜。你到这里来是为了讨论周末的事情,我不明白你怎么会那么担心。只要你想办法避开‘轮回牌戏’,跟格尔达说话的时候有条有理,安排汉丽塔去驯服学识渊博的大卫,哪里还会有什么难处呢?”

“哦,有一件事,爱德华要来。”

“哦,爱德华。”米琪一讲出这个名字,就沉默了一会儿。

然后她平静地问道:

“你到底是怎么会想到本周末要请爱德华来呢?”

① 在宅邸门口种风梨树、在大门上挂整只风梨或雕刻风梨图案,都是西方旧俗。据说风梨作为好客及丰饶的象征源自西印度群岛,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风靡欧洲。此处可能是指在门上雕刻风梨的图案,讨个口彩。前文所说的系在窗帘拉绳上的橡果想来也应该是木刻的。

“我可没去请，米琪。问题就在这里。是他自己要来。他发电报问我们可不可以让他来。爱德华是怎样一个人，你是知道的。多敏感啊。如果我们回个电报说‘不行’，他没准以后再也不会自己提出要来了。他就是那个德行。”米琪点了点头。

是啊，她想，爱德华就是那个德行。倏忽间，他的脸在她眼前清晰浮现，那张招人疼惹人爱的脸。这张脸，蕴涵着某种与露茜一样如梦似幻的魅力：温柔，羞怯，嘲讽……

“亲爱的爱德华，”露茜说，跟米琪的思绪正好合拍。

她不耐烦地接着说：

“要是汉丽塔能下定决心嫁给他就好啦。她真的很喜欢他，我知道她喜欢。假如他们是在某个没有克里斯图夫妇在场的周末来到这里的话……事实上，约翰·克里斯图总是让爱德华大倒其霉。如果你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话，那么，约翰正变得越来越**这样**，而爱德华变得越来越**那样**。你懂吗？”

米琪又点了点头。

“而我又不能拖着不让克里斯图两口子来，因为这个周末是早就安排好的，但我真是觉得，米琪，什么事都不好办：大卫会瞪眼睛咬指甲，而我得想法子不让格尔达觉得自己与别人格格不入，再加上约翰是那么热情洋溢，而爱德华是那么颓废消沉——”

“好比做布丁的配料不称心。”米琪喃喃地说。

露茜冲着她笑笑。

“有时候，”她沉思着说，“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我邀请了那个探案的家伙礼拜天来吃午饭。这样好让大家分分心，你说是吗？”

“探案的家伙？”

“他长得就跟一只鸡蛋似的，”安格卡特尔夫人说，“当年亨利在巴格达当高级专员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解决个什么案子。也没准是那之后的事情？当时我们邀请他和另外几个当差的一起吃午饭。我记得他穿着一套白色的帆布衣服，扣眼上别着一朵粉色的花，脚上穿一双黑色漆皮鞋。那事儿我记不真切，因为我向来认为，谁把谁给杀了，没什么好玩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一旦人死了，为什么会死的问题似乎就无关紧要了，再为了这事儿小题大做，看上去多傻呀……”

“可是，眼下你这里有什么案子吗，露茜？”

“哦，没有，亲爱的。他住在某幢奇模怪样的新式别墅里——你知道的，脑袋会撞在房梁上，一大堆上好的水管设备，花园样式却大错特错。伦敦人就喜欢这类玩意。另外一幢别墅里住着一个女演员，这个我拿得准。他们并不是一年到头都住在那里，跟我们不一样。不过，”安格卡特尔夫人漫无目的地斜穿过房间，“我敢断言，他们觉得这样挺开心的。米琪，亲爱的，你帮了我这么多忙，真是个好人的。”

“我没觉得帮了你好多忙啊。”

“哦，你没帮吗？”露茜·安格卡特尔看上去吃了一惊，“那么，你现在去美美睡上一觉，别起来吃早饭了，等

你起床了，想怎么无礼就怎么无礼。”

“无礼？”米琪一脸惊诧，“啊！哦！”她大笑着。“我明白了！真是一针见血啊，露茜。也许我会相信你说是真话。”

安格卡特尔夫人笑着出去了。经过敞开的浴室门时，她瞧见了水壶和环形煤气灶，不由得灵机一动。

人人喜欢喝茶，这个她知道——而米琪要过几个钟头以后才会给叫起来。她可以替米琪泡一点茶。她把水壶往炉子上一搁，然后继续沿着走廊往前走。

她在丈夫门前停住脚步，转了转门把手，可是亨利·安格卡特尔爵士——那位干练的行政长官，早摸透了他的露茜是怎样的禀性。虽然他很喜欢她，却不乐意在大清早给扰了好觉。门上了锁。

安格卡特尔夫人接着往前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她很希望刚才就能跟亨利商量商量，不过这事儿以后也能做。她站在敞开的窗前，往外面眺望了一会儿，然后打了个哈欠。她爬上床，脑袋往枕头上一搁，隔了两分钟，就像个孩子似地睡着了。

浴室里，水壶里的水沸腾了，并且继续沸腾着……“水壶又废了一个，古吉恩先生。”女仆西蒙斯说。

管家古吉恩摇了摇他那满头白发的脑袋。

他从西蒙斯手中接过烧坏的水壶，走进餐具室，从他藏在碗橱底层的半打水壶里，拿了一个出来。

“给你，西蒙斯小姐。夫人永远也不会知道的。”

“夫人经常做这样的事吗？”西蒙斯问。